

中国悬疑小说系列

暴雨夜连环杀人，蛛丝全无；
暗战中迷雾重重，谁是赢家？
滂沱之夜，《雨杀》为你追踪幕后真凶！

雨杀

清寒·著

线装书局

雨 示

清寒 著

綫裝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雨杀 / 清寒著. -- 北京: 线装书局, 2013. 7
(中国悬疑小说系列 / 李迪主编)
ISBN 978-7-5120-1022-2

I. ①雨… II. ①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7850号

雨 杀

作 者: 清 寒

责任编辑: 程俊蓉

装帧设计: 张家增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100009)

电话: 010-64045283 64041012

网址: www.xzhb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270千字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0001—3000册

定 价: 29.80元

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代序)

李 迪

在这个早春的下午，曾凡华对我说，你为我们编一套“中国悬念小说经典丛书”吧！说话的时候，他的脸如窗外阳光一样灿烂。

我跟凡华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他是《解放军报》文艺部主任，力主编发了我的中篇小说《这里是恐怖的森林》，开创了军报小说连载之先河。遗憾的是，之后，军报再也没有连载小说。我的那个作品就是一部悬念小说。30多年过去了，身为作家、诗人的凡华，在线装书局任总编辑仍壮心不已，带领全社同仁，奋力开拓名字颇为古老的出版社的崭新局面。

说话间，他向我展示了书局新出版的线装本“当代大家散文丛书”，主编是我的好友王必胜兄。宣纸柔软，油墨清香，让我爱不释手。随意翻看其中贾平凹的《定西笔记》，淳朴浓郁的西北风情扑面而来，像成群的麻雀飞起，如一大片麻布飘过，又像山里的簇簇野棉花云朵般绽放。丛书中还有陈忠实的《漕渠三月三》、铁凝的《农民舞会》等，姚黄魏紫，各呈其妙。

谈及出版悬念小说，凡华说他的悬念情结一如既往，

希望这套丛书能通过曲折的故事讲述，关注社会问题，颂扬人性之美和正义可贵。说着，便把书局各要塞同仁一一请来，现场办公。编辑、美术、出版、印制、发行，兴致勃勃，各抒己见。有高人提议，要选就选最经典的作品，丛书名能不能叫“最悬念”？OK！

选题一致通过。散会。

悬念小说往往跟案件纠结。悬疑丛生，扑朔迷离。案情大白之日即悬念破解之时。

那天，几个热心此道的朋友聚在昆仑饭店座谈这个话题，地点是海岩提供的。因为他不但是“便衣警察”，还是这个饭店的老总。其间，主持人发问卷检测各位智商，“请用一句话说出什么是悬念小说？”我想了想，写下一句特土的话——

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

我朴素地认为，不论是施贤臣施大爷得梦访案，还是福尔摩斯趴在地上人肉搜索，不论是开创了“乡间别墅派”的阿加莎指使笔下的波洛在东方快车上摇晃光头，还是松本清张以精准的点线破译出天才音乐家杀人背后的悲情世界，其所布阵的悬念及事件中有血有肉的人物，表现的都是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

警探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罪犯亦然。同样，读者跟随扑朔迷离的悬念，也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从而得到阅读快感，拍案叫绝。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这就是悬念小说。

这就是悬念小说的魅力。

当你被一部精彩的悬念小说吸引，你也许会随着故事情节和人物命运不知不觉跌宕其中，使自己成为里面的一个角色，为寻找出路左冲右突，掩卷良久而不能自拔。

其实，现实生活又何尝不如此？几乎每个人都曾经或正在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都曾经或正在演绎自己的真实版“悬念小说”。要么，你是警探；要么，你是罪犯；要么，你是案件目击者；要么，你是坐在法院旁听席的旁听者。总之，你无法躲避，你无法选择，你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或惊心动魄，或化险为夷。当经历这一切后，你也许就爱上了悬念小说，甚至动笔写悬念小说。从阅读或写作中，寻找感应，弥补缺憾，重温过往，考问良知。

我在自己的真实版“悬念小说”中就扮演过“罪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不妨在这里悬念两分钟，打破为丛书写序的一般规律，尝个新鲜。

1971年，我在云南勐腊建设兵团1师6团9营当知青，写了一篇小说《后代》，发表在昆明军区出版的部队文艺丛书《磨刀歌》里，责任编辑是作家张昆华。小说有幸被云南人民出版社相中，约我前往昆明修改。在那个年代，请工农兵作者进城修改作品是很时髦的行为艺术。我在昆期间，云南蒙自驻军42师宣传干事杨芳优找到我，说师

首长看了小说很喜欢，问我想不想当兵。我说做梦都想。杨干事说征兵季节他会来勐腊接我入伍。真是天上掉馅儿饼还肉多葱少！我心花怒放，很快完成了改稿。这时，我接到兵团1师宣传科的通知，让我前去报到。在临回兵团前，省文艺界请我参加创作座谈会。会上，诸位大仙装神弄鬼大谈“三突出”创作原则。我在发言中却说，《后代》中的主角始终没出场，同样达到发表水平。语出，会场静如死。我说完拍拍屁股打道回府。北京大爷就这样儿！

从昆明回勐腊必经景洪，兵团1师师部在此。我前来宣传科报到，邱科长说，你不要回勐腊了，就留在师宣传队搞创作，调动手续我们很快办，办好后派车送你回去取行李。哎哟喂，好事连连，天上又掉下一张香河肉饼，我赶紧张大嘴接着。没等吃到嘴，一天傍晚，邱科长找到我，阴着脸问，你在省里改的小说怎么样？我说改好啦很快就会出版。他眼里好像藏了个小人儿，是吗？你再问问？我就跑到邮局给出版社挂长途，对方给我个喜帖子，啊，啊，已经下厂印了。我兴冲冲返回禀告。不料，邱科长摇摇头，假话！他四下看看无人，压低声音说，这件事我本来不该跟你讲，你的小说根本没下厂。出版社不但撤了稿，还给我们来了函，说你在会上攻击江青的“三突出”，是现行反革命行为。来函已经转团里去了，听说营里都准备好了批斗会。师里不能留你了，明天就要派人送你回去。你……你不能回去，下面的批斗会弄不好能把人打死！

啊?! 邱科长的话如当头一棒。我蒙了。我想不到。

我浑身发抖。所有美梦瞬间粉碎，黑云压城城欲摧。

不能回去，师里又不能留，我往哪儿走？

我无路可走！

天暗下来，已看不清邱科长的脸，只见他眼里闪着光，你不是说部队想要你吗？我点点头。那你快去问问，能不能现在就去？真是救命稻草！我又跑回邮局挂长途。女营业员死羊眼盯着我。难道她知道我是“反革命”？我的心怦怦乱跳。听到电话里传来杨干事的声音，我急中生智，叫着表哥表哥！把杨干事叫傻了。斜眼看看女营业员不再钟情，我这才说，杨干事，我现在就想去部队！杨干事更傻了，啊？不是说好征兵时……你出什么事了吗？我捂住嘴说，你救救我！杨干事好像一下子全明白了，你电话多少号？你别走开，等我回话。我告诉了电话号，离开柜台，躲进阴暗角落，像马一样竖直耳朵。天黑透了，外面刮着风。邮局里早已没了顾客，只有我一个人，像鬼！我等电话，我等回音，我等生死。我在希望与失望的轮回中煎熬。不知过了几年，女营业员说你走吧，我们要下班了。就在这时，电话铃突然炸响，把我俩都吓掉了魂儿。杨干事在电话里急迫地说，你来吧，马上来！跟谁也别说！我问，到哪儿？他说，思茅。我说，好！

事后，我才知道杨干事接到我的电话，就去找了政治部主任王定一，紧跟着他俩又敲响师政委办公室的门。张跃水政委当即表示，不管有什么事，让他先来部队再说！于是，杨干事紧急通知我赶到思茅，那儿离景洪最近，是

42师125团驻地。

逃跑！马上！

在没有路的地方找到路！

紧要关头，不能犹豫，也不容犹豫！

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

杨干事让跟谁也别说，可我不能不跟邱科长说。他不会害我。但是，为防万一，我还是昧着良心隐瞒了关键词，邱科长，部队让我马上到蒙自去。话一出口，觉得自己真的成了反革命，不敢再正眼看对方。邱科长沉闷一会儿，突然问，你有通行证吗？我立刻愣了。那时边境管理很严，沿途军警设卡盘查，外出必须有通行证。我所持的通行证往返一次有效，回勐腊可以，去思茅不行。邱科长说，通行证师里开不了，你只能回团里开。但你一回团里就别想走了。我给你一个电话，你到勐腊去找这个人，求他帮助。记住，一切要秘密进行！今天晚上你也不能回宣传队了，夜长梦多。我给你点儿钱，到街上找个鸡毛店住下，明天一早坐头班车回勐腊。通行证一到手，调头就上思茅，千万不能耽误。明天师里发现你不在了，肯定会派人找！

我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感谢邱科长的，也记不清当时是如何离开他的。但是，我却永远记得他！当我写到这里时，他就出现在我面前：脸黑黑的，眼睛小小的。对比身高，他的头和脸都显得有点儿大。因为，他真的太矮了，像传说中的武大郎。他是现役军人，听说是被冤枉了才下放到建设兵团。他让我秘密联系的人，是跟他同时被下放到

6团的现役军人杨士相。杨在团部任军务参谋，职责就是签发通行证。

那一夜，无处落脚的我，连鸡毛店也不敢住，在长途车站的墙脚下缩成一小团儿。月冷，风寒，虫鸣。每句人声都让我心惊，每个黑影都让我肉跳。何为罪犯？此为也。第二天一早，我上了头班车。为了不让人发现，我不但在脸上抹了泥，还假装睡觉用衣服蒙住头。躲在衣服里，大睁着眼，大支着耳。我不明白自己怎么突然修炼成反侦察老手？……

危机四伏，险象环生。我秘密潜回勐腊后，情况又如何呢？

就此打住，留下悬念。

下面，我介绍入选本丛书的作家清寒。她的入选作品就是你手上拿到的《雨杀》。

清寒用优美的散文谈起她的写作——

许多作家谈到写作，都有一个极富传奇性的开端，或源于天外飞仙般的灵感，或脱胎于文字天才的孕囊。只要想，安睡在他们聪颖敏感的脑细胞里的文字自有石破天惊乍然苏醒的时候，翩跹着缤纷的舞步，爆裂开多汁的籽粒或淬炼出无坚不摧的宝剑，底气十足、从容不迫地解悟世界的纷繁样貌。低调、懒散、怠惰的自述，丝毫不会削弱他

们捉笔而书那一霎的传奇色彩。我的写作却与传奇绝缘，勉强说起，多半只能用自不量力概括。一个女人，37岁的时候突然开始写小说，并且把写小说当成一件正经八百的事情来做，够荒诞的。说穿了，这个年纪非但与早慧无缘，也错过了笨鸟先飞的时节。尽管我认定在我捕获文字之前，早已被文字捕获，仍旧无法规避与她把酒言欢错隔了太久的事实。是的，臣服和驾驭是多么不同的两个概念。我的自不量力，表明了一个中年女子妄图从文字奴仆翻身为主人的野心。这野心酝酿了多久？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懒得想了。年龄这么不饶人，岁月这么不买回头的账，既然放马了野心，哪有追剿回来圈禁的理由。对于这个荒诞的开端，就用无知者无畏解释好了。

的确是无知。此前，走在与文学无关的轨道上。五年医科大，九年眼科医生，看的是病痛，闻的是来苏水，触摸的是病体上的红肿、粗粝、鲜血……世上没有哪个职业能像医生这样名正言顺地介入别人的肉体、心灵乃至生命。理所应当要求别人回答精心隐藏的胆怯和疑虑。刺探不是目的，享有获知权的同时，应该也必须支付与患者等同乃至超额的体力、脑力和心力，分解悲喜、犹疑、恐惧、挣扎、绝望……向病魔和死神宣战——灵与肉的搏击、生与死的抗衡、惨白与鲜血勾勒的画面，距离文学有多远？文字是病历和医嘱本上起落的蝴蝶，永远飞不过沧海。

军营应该是所有年轻人的梦——绿色之梦。是的，我一直感到庆幸，生命中的九年，穿行在生机盎然的绿色军

营中，是医生，也是军人，小小的骄傲与自得，并立在青春两侧。我总能听到最好的年华，在部队医院幽长的走廊上疾奔而去。

好了，谈谈另一个职业——警察，准确地说是法医，更准确地说是法医物证 DNA 检验。当命运之神的大手拎起我又放下的时候，死神近在咫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职业比法医距离死亡更近。人性在犯罪的特殊场景下舒展了从未舒展的羽翼，不复承托美好的飞行，每次拍打都飙起凶猛、阴鸷、变异、疯狂的旋风，满载杀机。正义、坚强、勇敢、执着与邪恶、偏执、凶残、狡猾的博弈，险象环生。无声寂静的血斑、毛发，血肉模糊的尸骸上，覆盖着怎样的冤屈和真相。站在冰冷的现场，我能听到来自另一世界的声音。

白描院长在优秀作家素质解析中提到深度的感情体验，我不是优秀作家，更不敢妄谈稟赋，不过单就写作准备而言，我相信，职业经历为我打下了几根牢靠的桩。或许，也随之侥幸搭建了所谓精神生态系统的几角屋檐。这些当然是后来的思索。其时，我仍旧终日忙于收检物证，挖掘犯罪真相。唯一的嗜好，是在繁忙的工作中偷一缕时光阅读，兴之所至涂抹几笔古体诗词。纯粹的抽屉文学，如同儿时收敛的糖纸、书签、季节之末的花瓣，散乱无章却敝帚自珍。姿态仍是看客、观者，内心流泻着对文字的激赏与臣服。真正的转机在 2010 年，偶然得知“恒光杯”全国公安文学大奖赛，距离截稿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突

然，手指头痒痒了。两个月后，一部莽撞的长篇《雨杀》诞生了。11月，传来了《雨杀》获“恒光杯”全国公安文学大奖赛长篇类三等奖的消息，并收到赴云南参加颁奖的邀请函。在彩云之南，我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祝春林老先生、张策秘书长、魏人老师。我不是纯粹的宿命论者，但我相信命运会因关键人物的出现别开生面。2011年8月，祝老先生缔造了日后被同学们称为“一个传奇”的鲁院首届公安作家班。

那天，北京初秋的雨，还滴落在我的眼睛里。青灰的天、潮湿的路面、鳞次栉比的楼宇、幽深安谧的胡同、飞的车、行的人、闹的街市、静悄悄的屋瓦……古老的北京城在细雨里交叠着她的新与旧，繁华与寂静。拉着拉杆箱，慢慢前行，踏过水洼，脚下发出啪嗒啪嗒的声响，不大的水花，张开了黏滞多情的手掌，拖拽得脚步越发慢了。公安大的校园，不见老鲁院的那株玉兰花，但有枣树，很多棵，舒展在细雨里，枝干粗大，骨节遒劲，叶子沁过一夏的热烈，绿是沉甸甸的。青或红的枣子，坠在绿意最浓处，孩子般，透出顽皮清亮的脸。在此，我度过了百日时光。不能形容，也不敢形容，生怕一丝一毫的不当惊扰了百日的好，只能不落一词地说“百日时光”。

肥沃的土壤可以种植梦想的种子，宏阔的怀抱可以容纳梦想的铺张，无论一枚枚种子是张扬的、内敛的、激越的、含蓄的还是懵懂的、迟慧的、娇小的、稚拙的……当它吸收了足够的养分，一天天膨胀丰满，破土而出，亭亭若

茗，翠华如盖的时候，生命里洋溢出来的一定是鲁院沉而醇的风骨。

离校前夕，意外收到白描院长的墨宝。我是知道有几个同学联名向院长求墨宝的。如此张扬、任性的愿望我不敢有。没想到，院长特意让王冰老师带来。“海阔云高”——展开宣纸，我被四个字招惹出了眼泪。院长因名扩意，凝注了无声的鼓励和厚望。倘或说那点小野心来历不明，这一记响鞭却正儿八经打出了野心的状态。离开母校后，16个中短篇小说陆续在《青年文学》、《山花》、《解放军文艺》、《北京文学》、《东京文学》、《文艺报·文学院专刊》、《东方剑》、《啄木鸟》文学专号刊发。成曾樾、王冰、施站军、周晓枫、李兰玉、唐朝辉、杨打铁、冉利敏、王健、文清丽、杨晓升、王秀云、邱华栋、张国庆、张晓红、周喜俊……太多人需要感谢。有如此多而暖的手臂相搀，饶是起步之晚如我，也要健步如飞了。

2012年5月，长篇小说《雨杀》再获第三届中国法制文学原创作品大赛长篇小说类三等奖。短篇小说《变脸》获公安部“无限极杯”大奖赛二等奖。刊发在《青年文学》2012年第9期的中篇小说《灰雪》荣登2012年度河北小说排行榜，并获河北省作家协会2012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司敬雪院长评论《灰雪》为“一篇有味道的小小说”。院长评论说：“《灰雪》首先吸引我的是语言，让我感觉她有相当的语言天赋……《灰雪》另一个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现代都市气息。在这篇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行动，都在呈现

出更多的都市色彩。而且,这种色彩不是刻意为之,而是自然而然的流露。这种自然状态,是活的文学,是可以生长的状态,值得欣赏……《灰雪》还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它的回归意识。它意味着对中国传统的重视与回归。如果能够坚持下去,应该能够开出一片新天地。”唯阿评论说:“女小说家清寒,远较其同类优秀。她开始写作较晚(2010年),年龄、阅历使她轻而易举跨过了女作家惯犯自恋、幽闭、发嗲、花痴等病灶的文学起步期;她的职业是刑事法医,习见命运无常,揣摩生命的微妙状态已异化(马克思云:职业化即异化)为其个体特征。所以,她一出手即老练成熟。她的小说已然具备两个基本特征:一、宽阔、深刻、真实不虚的生活内容;二、冷峻、严谨、细节密布的叙事策略。诚然,在其小说的语言外观上,求诗性而含糊、求容量而细大不捐的特点时时得见。”

2013年,《雨杀》出版了。我为第一次创作的稚拙、莽撞而脸红,也为第一次创作的大胆、率直而感动。她固然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缺点和硬伤,但她作为我的一部长篇处女作,在我内心的地位是其他作品无法取代的。

每个写作者的背后一定有众多可敬可爱的老师和读者。为此,我在这个年纪居然有了不像话的胆量,做了不像话的打算,拉开心上的门闩,让野心嘚嘚嘚放马出来。

目 录

第一章	雨在哭	(1)
第二章	网海鲨鱼	(19)
第三章	沙棘	(41)
第四章	凋零的花片	(69)
第五章	茉莉残香	(94)
第六章	天平倾向	(123)
第七章	一路追踪	(140)
第八章	风筝是我们的翅膀	(184)
第九章	危险的线索	(206)
第十章	囚	(235)
第十一章	黑暗中的眼睛	(263)
第十二章	生死劫	(294)
第十三章	最后的较量	(335)
第十四章	殊途	(365)

第一章 雨在哭

1

凌厉的闪电劈裂夜空，迸射出耀眼的光芒。紧接着，惊雷冲破云层，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巨大的雨幕倾天而下，疯狂、躁怒地吞噬了城市的轮廓。黑暗城市的大街小巷，顷刻便被暴雨淹没。地面上的雨水迅速汇聚成势不可当的潜流，毫无规律地冲击着马路牙子。更多的雨水砸落下来，更多的不安在水面上跳跃、欢腾。昏暗的路灯在瓢泼的大雨里闪烁不定，穿过雨幕，只剩幻影。

夜，在暴雨的奇袭下彰显出可怖的狰狞。

街边建设银行自动取款机的门厅里，灯光忽明忽暗，暴雨的奇袭严重影响了电压的稳定。灯光闪烁之际，一个瘦弱的女孩扒着门厅的玻璃窗焦急地张望。她在等待雨停，她已经等了将近一小时。

一小时前她还在闷热的大街上闲逛。无照经营的烧烤摊儿把整条街都搞得烟熏火燎。赤膊光脚的男人们散漫地坐在